

慈禧前傳

慈禧全傳之一
高陽著作





慈禧前傳

慈禧全傳之一
高陽著作



皇冠
CROWN

〈註冊商標第173155號〉

皇冠叢書第 282 種

慈禧前傳

高 陽著

發行人：平鑫濤

出版者：皇冠出版社

台北市敦化北路 120 巷 50 號

電話：7 1 6 8 8 8 8

郵撥帳號 0010423—9
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 1059 號

總編輯：陳蝶華

編輯：楊雪嬌·崔玉珍

美術主編：李純慧

校對：劉秋娥·鮑秀珍

印刷者：皇冠印刷有限公司

台北市西園路 2 段 140 巷 49 號地下室

電話：3 0 6 1 9 7 2

初 版：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

第十四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六年 二 月

著作權及版權所有·盜印必究

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慈禧前傳

高陽著

高陽的作品

傳全禧慈

傳前禧慈_{一之}

(冊二) 簾珠座玉_{二之}

(冊二) 史外宮清_{三之}

臣君子母_{四之}

(冊二) 井脂胭_{五之}

(冊二) 日落台瀛_{六之}

寫在「慈禧前傳」之前

清文宗與恭親王

清咸豐十一年辛酉七月十六日，文宗崩於熱河。遺命以皇長子載淳繼位，並派怡親王載垣等軍機大臣，額駙景壽及輔國公肅順等總共八人，「贊襄一切政務」。這就是清朝家法中，「顧命大臣」輔弼幼主的制度。

不久，幼帝的生母慈禧太后（其時仿明朝萬曆的成例稱她「聖母皇太后」），既不甘於大權的旁落，又深感於肅順的跋扈，於是與文宗異母弟恭親王奕訢密謀，奪取政權，由「顧命」而變為「垂簾」，兩宮臨朝稱制於上，恭王綜攬全局於下，是為近代史上有名的「辛酉政變」。

「辛酉政變」爭權的兩方，縮小範圍來說，一方為慈禧和恭王，一方是肅順及其同黨。但肅順為文宗所重用；而文宗的重用肅順，則在恭親王於咸豐五年奉旨「罷直軍機，回上書房讀書」以後——此為文宗與恭親王兄弟失和的表面化。換言之，沒有恭親王於咸豐五年的退出軍機；就沒有肅順於咸豐六、七年始的逐漸被重用，即令肅順在御前當差，有心攬權，則以恭親王的地位，足以裁抑，然則文宗的末命，必以嗣君付託恭王，不特無「政變」之可言，且亦無「垂簾」之變局。王湘綺詩：「祖制重顧命，姜媿不佐周」，「垂簾」原是恭王與慈禧合作的條件之一；倘恭王亦在「顧命」之列，一定也跟肅順、載垣一樣，對「垂簾」之議，持堅決反對的態度。

由此可見，『辛酉政變』實種因於文宗與恭王的兄弟失和；其間牽涉到帝位、親情、禮法、隱衷。重重因素的糾結，構成了複雜微妙的過程。我以為在貢獻『慈禧前傳』於讀者之前，有先一敘此過程的必要，因作本篇。

一
宣宗生前，三后九子，二、三兩子幼穉；第一子薨於道光十一年四月；兩個月以後，皇四子奕訢生，是爲文宗。

文宗的母親鈕祜祿氏，由全嬪累進爲全貴妃；十二年四月，繼后佟佳氏崩，全貴妃晉爲皇貴妃，攝六宮事；十四年十月，正位中宮。二十年正月初九崩，年三十三。宣宗親自定諡爲『孝全』。

清宮詞：『蕙質蘭心並世無，垂髫曾記住姑蘇，譜成六合同春字，絕勝璇璣織錦圖。』原注：『孝全皇后爲承恩公頤齡之女，幼時隨宦至蘇州，明慧絕時。曾仿世俗所謂乞巧板者，斲木片若干方，排成「六合同春」四字，以爲宮中新年玩具。』因生長蘇州之故，亦可想見其在『明慧』以外，還有江南女兒的溫柔，這與旗下格格的不同迥健是大異其趣的，此所以獨蒙帝眷。

孝全之崩，曾有異聞。清宮詞：『如意多因少小憐，螳杯鳩毒兆當筵，溫成貴寵傷盤水，天語親褒有孝全。』原注：『孝全皇后由皇貴妃攝六宮事，旋正中宮；數年暴崩，事多隱祕。其時孝和太后尚在，家法森嚴，宣宗亦不敢違命也，故特諡之曰：「全」。宣宗既痛孝全之逝，遂不立他妃嬪之子而立文宗，以其爲孝全所出，且於諸子中年齡較長。』照這首詩看，孝全暴崩，似是新年宮中家宴，爲人下毒所致。但『溫成貴寵傷盤水』，兼用宋仁宗張妃怙寵及曆曆八年，近侍作亂縱火，曹后率宮人救火擒賊的故事，不知意何所指？詞連孝和

，尤不可解。史載：宋仁宗張妃頗與聞外事，曾爲其伯父堯佐乞官；或者孝全亦有類似的舉動，而宣宗繼母孝和太后秉性嚴毅，有所責備，孝全因而羞懼服毒。宣宗哀矜，諡以「全」字。這是我的猜想；究竟真相如何？誠所謂「宮闈事祕，莫得聞矣！」

孝全崩後，宣宗未再立后。其時妃嬪中，名位最高的是靜皇貴妃；幼孺的皇二子、皇三子，都是她所出，再生一子，就是皇六子奕訢。孝全崩時，奕訢即由靜皇貴妃撫養，王闈運「祺祥故事」：「恭忠王母，文宗慈母也。全太后以託康慈貴妃，貴妃舍其子而乳文宗，故與王如親昆弟。」靜皇貴妃在文宗即位後，被尊爲「皇考康慈皇貴太妃」；所謂「乳文宗」的「乳」字，如作哺育解，不實；「舍其子」更不實，靜皇貴妃多少是偏愛親子的。但文宗與奕訢爲皇子時如「親昆弟」則可信；因不獨同在一母照拂之下，且年齡相仿，同在書房；兼之皇五子奕詝出嗣爲惇親王後，不在宮中，皇七子奕讓還小，不足爲侶，除此以外，宮中別無可以談得來的弟兄，感情自然而然就親密了。

二

奕訢的才具，無疑地勝過奕訢；宣宗亦最鍾愛這個兒子。但大位終歸於奕訢者，另有緣故；清史稿「杜受田傳」：「文宗自六歲入學，受田朝夕納誨，必以正道，歷十餘年。至宣宗晚年，以文宗長且賢，欲傳大業，猶未決；會校獵南苑，諸皇子皆從，恭親王獲禽最多，文宗未發一矢，問之，對曰：「時方春，鳥獸孳育，不忍傷生以干天和。」宣宗大悅曰：「此真帝者之言！」立儲遂密定。」文宗的這段話，就是杜受田的傳授。又清人筆記載：「道光之季，宣宗衰病，一日召二皇子入對，將藉以決定儲位。二皇子各請命於其師，卓（秉恬）教恭王，以上如有所垂詢，當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杜則謂咸豐帝曰：「阿哥如條陳時政，智識萬不敵六爺

。惟有一策，皇上若自言老病，將不久於此位，阿哥惟伏地流涕，以表孺慕之誠而已。」如其言，帝大悅，謂皇四子仁孝，儲位遂定。」

如上所引，文宗得位，不無巧取之嫌；而恭王的內心不甚甘服，亦可想而知。兄弟各有心病，種下了猜嫌不和的根由；而以靜皇貴妃的封號一事為導火線，積嫌到咸豐五年，出現了明顯的裂痕。茲就王湘綺所著『祺祥故事』中，有關此事的記載，分段錄引注釋如次，以明究竟。（引文上加△記號）

△會太妃疾，王日省，帝亦省視。一日，太妃寢未覺，上問安至，宮監將告，上搖手令勿驚。妃見牀前影，以為恭王，即問曰：『汝何尚在此？我所有盡與汝矣！他性情不易知，勿生嫌疑也。』帝知其誤，即呼『額娘』。太妃覺焉，回面一視，仍向內臥不言。自此始有猜，而王不知也。

圓明園三園之一的萬春園，原名綺春園。道光年間，尊養孝和太后於此；文宗即位，亦奉康慈太妃居綺春，這是文宗以宣宗尊孝和者尊康慈；而視疾問安，又無異親子，凡此都是報答撫育之恩。但看康慈誤認文宗為恭王所說的一段話，偏心自見；而猜嫌固先起自康慈。

△又一日，上問安入，遇恭王自內而出，上問病如何？王跪泣言：已篤！意待封號以瞑。上但曰：『哦，哦！』王至軍機，遂傳旨令具冊禮。

此記康慈不得太后封號，死不瞑目。『哦，哦！』是暫不置可否之詞；恭王則以為文宗已經許諾。這可能是一種誤會；但恭王行事，有時亦確不免衝動冒失，因而被認為『狂妄自大』，以後與慈禮的不和，即由於此種性格使然。

恭王初入軍機在咸豐三年十月，雖為新進，但以爵位最尊，成為掌印鑰的「領班軍機大臣」；所謂「軍機

領袖」、「首輔」、「首揆」都是指領班的軍機大臣。召見軍機，自乾隆十三、四年間開始，全班同見，但首輔或一日數召，面聽指示稱爲「承旨」；既承旨而繕擬上諭進呈，稱爲「述旨」；至於「傳旨」，通常指口頭傳達旨意而言。

△所以以禮請，上不肯卻奏，依而上尊號，遂愠王，令出軍機，入上書房；而滅殺太后喪儀，皆稱遺詔滅損之。自此遠王同諸王矣！

『所司』指禮部。尊封皇太后，應由禮部具奏，陳明一切儀典。恭王傳旨，雖非文宗本意；但皇帝如擯拒禮部請尊封皇太后的奏章，則將鬧成大笑話，所以不得不依奏。而恭王的『傳旨』，起於誤會，終同挾制；文宗自然要懊惱。

清史稿『文宗本紀』，咸豐五年秋七月壬戌朔：『尊皇貴太妃爲康慈皇太后。』到七月庚午（初九），皇太后崩，十一天以後，恭王以『辦理皇太后喪儀疏略』的『原因』，奉旨退出軍機，回上書房讀書。所謂『自此遠王同諸王』的『諸王』，指悼郡王奕諒、醇郡王奕譞、鍾郡王奕詒、孚郡王奕誨等四人，這就是說，文宗從此看待奕詒，與其他異母弟並無分別；不復如『親昆弟』。而康慈的撫育之恩，也算在尊封太后一事中報答過了。

據清史稿『禮志』，康慈太后崩，『帝持服百日如制』。所謂『滅殺太后喪儀』，最主要的是諡法有異，清史稿『后妃傳』，康慈崩後，『上諡曰「孝靜康慈弼天輔聖皇后」，不繫宣宗諡，不耐廟』。按：封后而不繫帝諡，起於明憲宗生母孝肅太后，明史『后妃傳』：『孝肅周太后，英宗妃，憲宗生母也。……嘉靖十五年與紀邵二太后並移祀陵殿，題主曰皇后，不繫帝祀，以別嫡庶，其後穆宗母孝恪、神宗母孝定、光宗母孝靖、

熹宗母孝和、莊烈帝母孝純，咸遵用其制。』但在清朝，上諭太后，並無此前例；文宗不以家法而沿用前朝故事，一方面表示，孝靜太后撫育有恩，侍奉如生母；一方面亦表示嫡庶究竟有別。致憾之深，可以想見。

以後到了咸豐七年，奕訢復起，受命爲都統；其時肅順已開始得寵，爲固位計，不免對奕訢有所中傷。英法聯軍，進逼京師，文宗以『秋獮木蘭』爲名，倉皇避往熱河，命奕訢留京『辦理撫局』，則由於肅順的製造空氣及守舊派的推波助瀾，相率以爲奕訢將借洋人的勢力，重演『土木之變』的故事，甚至連惇親王奕諒亦相信奕訢要謀反。於是文宗與恭親王手足之間，猜忌愈深。

總之，如無牢不可解心病，則以兄弟之親，讒言不入，文宗末命的顧命八大臣，當以奕訢爲首。『祖制重顧命』，以恭王的才具，執行尊嚴的家法，慈禧決不可能取得任何政治上的權力。照這樣看，清文宗與恭親王的手足參商，不過便宜了慈禧一個人而已。歷史的因果關係，有時奇妙難測，此爲一例。

皇帝終於把所有的奏摺看完了。

丟下惠親王領銜所奏，『恭辦聖訓告竣，請旨遵行』的那道摺子，他順勢伏在紫檀書案上喘氣。左右的小太監都無動作；只緊張地注視著，怕『萬歲爺』會昏厥。皇帝虛弱得太厲害，這時還不能去碰他；須等他喘息稍定，才宜於上前服侍。

三十歲的皇帝，頭上涔涔冷汗，胸前隱隱發痛，最難受的是，雙頰潮熱，燒出一種不知何處可以著力的虛浮之感。但是，他的思緒仍然是清晰敏銳的：最後所看那道奏摺的內容，還能清清楚楚地默記得起。甚麼『聖訓』？想到他自己告誡臣子的那些話，『朕』如何如何？『爾等』如何如何？越覺雙頰如火，燒得耳朵都發熱了。

每一念及自己的責任，他總不免歸於困惑；困惑於列祖列宗，何來如許精力，得以輕易應付日理萬機的變劇？而尤其使他不解的是，他的高祖世宗憲皇帝；古往今來如何竟有以處理政事為至樂，每天手批章摺，動輒數千言，而毫不覺得厭倦的天子？

對於他來說，僅是每天看完奏摺，便成苦刑；特別是那些軍報。「髮匪」未平，擒匪又起；擒匪未消，夷人又至。祖父以前，只有邊陲的鱗甲之患；父親手裏，也不過英夷爲了鴉片逞凶，像這幾年內憂外患，紛至迭起，不獨東南半壁糜爛，甚至夷人內犯，進迫京師，得不到熱河來避難。這是前人所未曾遭遇過的艱難處境

，他相信換了任何一位皇帝，都會像他一樣，怕看那些奏報軍情的章摺。

唯有這樣自我譬解，他才能支持得下去；也唯有這樣自己爲自己找理由，他才能有尋一些樂趣的心情，領略到一些天子之貴！

喘息漸漸平定了，他慢慢擡起身子；早有準備的小太監，敏捷有序地上前伺候，首先是一塊軟白的熱手巾遞到他手裏；然後進參湯和燕窩，最後是皇帝面前最得寵的小太監如意，捧進一個朱漆嵌螺甸的大果盒，跪在御座旁邊；盒蓋揭開，裏面是金絲棗、木樨藕、穠荔枝、杏沒梨、香瓜，五樣蜜餞水果；皇帝用金叉子叉起一片梨，放在嘴裏，靠在御座上慢慢嚼著；覺得舒服得多了。

「傳懿貴妃來批本！」

「欸！」管宮內傳宣的小太監金環跪一跪，領旨走了。

「慢著！」等金環站定，皇帝又吩咐：「傳麗妃，東暖閣伺候。」

等金環傳旨回到御書房，皇帝已回烟波致爽殿東暖閣。接著懿貴妃到了御書房，一個人悄悄地爲皇帝批答奏摺。

她不能坐御座，側面有張專爲她所設的小書桌。從御書案上將皇帝看過的奏摺都移了過來，先理一理。把那些「請聖安」的黃摺子挑出來放在一邊；數一數奏事的白摺子，一共是三十二件，然後再清理一遍，把沒有做下記號，須發交軍機大臣擬議的再挑了出來，那就只剩下十七件了。

批十七件奏摺，在懿貴妃要不了半個時辰；因爲那實在算不了一件甚麼事！

多少年來累積的經驗使然，皇帝批答本章，通常祇不過在幾句習用語中挑一句；諸如「覽」；「知道了」

：「該部知道」；「該部議奏」；「依議」之類。而就是這簡單的一句話，皇帝也不必親自動筆，祇在奏摺上做個記號就行了。

記號用手指甲做。貢宣紙的白摺子，質地鬆軟，摺痕不但清晰，而且不易消滅；批本的人看摺痕的多寡、橫直、長短，便知道皇帝的意思，用硃筆寫出那個摺痕所代表的一句話，就算完成了批答。這在「敬事房」的太監，是無不可以勝任的。

喜歡攬權的懿貴妃，因為常侍候皇帝處理政務的緣故；把這個能夠與聞機密的工作，拿到了手裏。皇帝的親信近臣，協辦大學士，署領侍衛內大臣，內務府大臣並執掌印鑰的肅順，因此一再祕密進言，說懿貴妃攬權，喜歡干預政事；其實，她是在學習政事。對於大清的皇位，沒有誰比她看得再清楚的；也許一年半載，至多不出三年，她的今年才六歲的兒子——皇長子，也就是皇帝眼前唯一的兒子載淳，將會繼承大統。她必須幫助兒子治理「天下」。

所以她不但依照摺痕，代為批答；更注意的是，皇帝看過，未作表示，而須先交軍機大臣處理的奏摺，往往在那裏面的陳述，才是正在發展中的軍國重務，她想瞭解內外局勢，熟悉朝章制度，默識大臣言行，研究駁下之道，懂得訓諭款式，這些都要從奏摺中去細心體味。

有一道奏摺，是恭親王奕訢所上，皇帝未作任何記號，而應該是有明確指示的；恭親王「奏請赴行在，敬問起居」，哥哥有病，弟弟想來探望，手足之情，天經地義，何以不作批答呢？

稍作思量，懿貴妃就已看出，這道內容簡單的奏摺中，另有文章。恭親王來問起居，祇是表面的理由，實際上是要親自來看皇帝的病勢，好為他自己作一個準備。也許，恭親王還會苦諫回鑿；果真諫勸生效，回

到北京，有那麼多王公大臣，勳戚耆舊在，總可以想出辦法來制裁專擅跋扈的肅順。

想到這裏，她立刻知道了這道奏摺發交軍機處以後的結果；肅順雖不是軍機大臣，但在熱河的軍機大臣中，恰親王載垣，肅順的胞兄鄭親王端華，倚肅順爲靈魂；穆蔭、匡源、杜翰都仰他的鼻息；資格最淺的「打籬子軍機」焦祐瀛；由軍機章京超擢爲軍機大臣，更是肅順的提拔，這樣，他們還不是都照肅順的意思，駁了恭親王的摺子？

「哼！肅老六，你別得意！」懿貴妃這樣輕輕地自語着；把恭親王的奏摺拿在手裏去見皇帝。

在東暖閣的麗妃，聽得太監的奏報，特意避了開去；皇帝却依舊躺在匠牀上，等懿貴妃跪安起來，隨即問道：「妳手裏拿着誰的摺子？」

「六爺的。」宮內家人稱呼；皇帝行四，恭親王行六，所以妃嬪都稱恭親王爲「六爺」。

皇帝不作聲，臉色慢慢地陰沉下來，但潮熱未退，雙頰依然是玫瑰般鮮豔的紅色；相形之下，越顯病態。這樣陰沉的臉色，在此兩三年中，懿貴妃看得太多了。起先是不安和不快；歷久無事，不安的感覺消失了。而現在，甚至不快都已感覺不到；該說的話還是要說，不管他是如何的臉色！

「皇上！這一道摺子，何必發下去呢？」

皇帝開口了：「我有我的道理。」他本來想用峭冷的聲音，表示給她一個釘子碰；但以中氣不足，聲音低微而軟弱，反倒像是在求取諒解。

於是懿貴妃越發咄咄逼人：「我知道皇上有道理。可是皇上有話，該親筆硃批。皇上別忘了，六爺是皇上的同胞手足。而且——」她略一沉吟，終於把下面的話說了出來：「他跟五爺、七爺他們，情分又不同。」